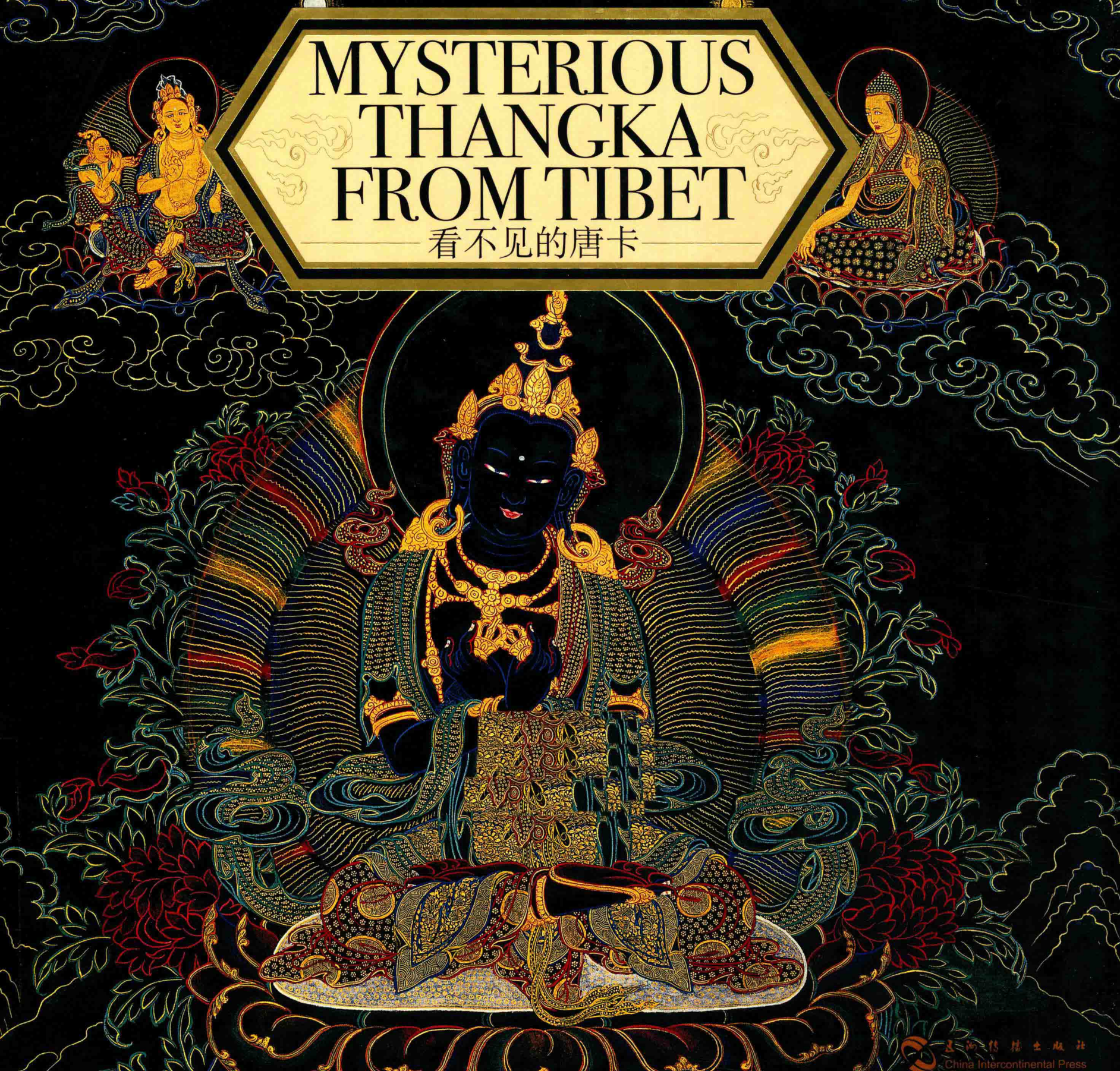


MYSTERIOUS THANGKA FROM TIBET

看不见的唐卡





近年来，到西藏去的游客多了，有关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籍自然也变得畅销起来。人们渐渐熟悉了一个词“唐卡”和它的鲜明特征：跳跃而且强烈对比的色彩，众多的尊神和上师，神圣的宗教法物，等等。但要让你认真地给唐卡下个定义，还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说起。这个问题在学术上都是一个难点，自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不过，可以先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一起体会体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先从概念说起。“唐卡”这个词是藏文thangka的音译。但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三种：1.“卷起来”的意思，表示唐卡是卷轴画；2.从汉语借音，但具体借哪个字的音不清楚，说明唐卡的出现受到汉地的影响；3.唐卡绘画使用的松胶，藏语就叫“唐”，唐卡的确切含义就是“有胶物”，指在绘画唐卡前，先在织物上用松胶打底的程序，古代汉地绘画也有同样的处理画布的手法。

实际上，学者们可能将这个问题想得过分复杂。他们可能忘记了，藏文中thang还形容词的意思，就是“平坦的”“平整的”“平铺开的”。如果我们设想，8世纪，当吐蕃使者来到唐长安城，或者就在敦煌，见到流行的汉式画幡或者卷轴画（当时都是画在麻或绢上），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的词汇中又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专有名词来指示这种东西，与他们所请来的汉地佛造像相比，这种表现佛教题材的法物是平面的，所以称之为“唐卡”了。有一位史学家说：“有时，历史是需要想象的”。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不妨这样想象一下，倒比翻书考证有意思得多。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突发奇想或者胡编乱造，下面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现存最

早的唐卡，出现在敦煌藏经洞，9世纪，丝质，绘画的内容既有汉地佛教也有印度佛教，但唐卡的形制基本上已经形成。这种情况说明，唐卡真的有可能是受到汉地的影响，至于它现在带有印度、尼泊尔的特点，那是日后演变的结果。

下面我们接着谈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唐卡？是指它的色彩、内容还是装裱？

初次看见唐卡的人，一定会被它的色彩所吸引。15世纪以前的唐卡，多用明黄、深蓝、大红三色，以大色块平涂为主。这种大反差的色调产生的冲击力非常强烈，直接刺激人的感官神经，让人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并伴随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宗教气氛。15世纪以后，西藏绘画受到越来越多的汉地影响，格调变得轻松起来，加入了绿色、白色、粉色和众多的过渡色，还有一些自然山水的景色，然而，它稍显稚拙的布局和依然强烈的色块对比，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并未减弱。但是自从嘎玛噶智画派出现后，汉地风格的绘画元素被越来越多的吸收，不仅大面积描绘自然风光，而且色彩也越来越淡雅，带给人们的视觉刺激不够强烈，其冲击力甚至不及杨柳青的年画。这时候还能不能叫它唐卡呢？还有织绣唐卡、缂丝唐卡、堆绣唐卡，限于织物材料，没有色块平涂，色彩对比也不明显，它们能不能叫唐卡呢？

在西藏，人们把这些作品都称为唐卡。因为唐卡不仅仅只有色彩，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唐卡不是普通的卷轴画，像汉地的山水、人物也是卷轴，却从来没有与唐卡混淆过，说明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就是它们的内容。唐卡的表现主题就是佛教，上师、佛、本尊、菩萨、女尊、护法



近年来，到西藏去的游客多了，有关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籍自然也变得畅销起来。人们渐渐熟悉了一个词“唐卡”和它的鲜明特征：跳跃而且强烈对比的色彩，众多的尊神和上师，神圣的宗教法物，等等。但要让你认真地给唐卡下个定义，还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说起。这个问题在学术上都是一个难点，自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不过，可以先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一起体会体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先从概念说起。“唐卡”这个词是藏文thangka的音译。但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三种：1.“卷起来”的意思，表示唐卡是卷轴画；2.从汉语借音，但具体借哪个字的音不清楚，说明唐卡的出现受到汉地的影响；3.唐卡绘画使用的松胶，藏语就叫“唐”，唐卡的确切含义就是“有胶物”，指在绘画唐卡前，先在织物上用松胶打底的程序，古代汉地绘画也有同样的处理画布的手法。

实际上，学者们可能将这个问题想得过分复杂。他们可能忘记了，藏文中thang还形容词的意思，就是“平坦的”“平整的”“平铺开的”。如果我们设想，8世纪，当吐蕃使者来到唐长安城，或者就在敦煌，见到流行的汉式画幡或者卷轴画（当时都是画在麻或绢上），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的词汇中又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专有名词来指示这种东西，与他们所请来的汉地佛造像相比，这种表现佛教题材的法物是平面的，所以称之为“唐卡”了。有一位史学家说：“有时，历史是需要想象的”。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不妨这样想象一下，倒比翻书考证有意思得多。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突发奇想或者胡编乱造，下面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现存最

早的唐卡，出现在敦煌藏经洞，9世纪，丝质，绘画的内容既有汉地佛教也有印度佛教，但唐卡的形制基本上已经形成。这种情况说明，唐卡真的有可能是受到汉地的影响，至于它现在带有印度、尼泊尔的特点，那是日后演变的结果。

下面我们接着谈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唐卡？是指它的色彩、内容还是装裱？

初次看见唐卡的人，一定会被它的色彩所吸引。15世纪以前的唐卡，多用明黄、深蓝、大红三色，以大色块平涂为主。这种大反差的色调产生的冲击力非常强烈，直接刺激人的感官神经，让人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并伴随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宗教气氛。15世纪以后，西藏绘画受到越来越多的汉地影响，格调变得轻松起来，加入了绿色、白色、粉色和众多的过渡色，还有一些自然山水的景色，然而，它稍显稚拙的布局和依然强烈的色块对比，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并未减弱。但是自从嘎玛噶智画派出现后，汉地风格的绘画元素被越来越多的吸收，不仅大面积描绘自然风光，而且色彩也越来越淡雅，带给人们的视觉刺激不够强烈，其冲击力甚至不及杨柳青的年画。这时候还能不能叫它唐卡呢？还有织绣唐卡、缂丝唐卡、堆绣唐卡，限于织物材料，没有色块平涂，色彩对比也不明显，它们能不能叫唐卡呢？

在西藏，人们把这些作品都称为唐卡。因为唐卡不仅仅只有色彩，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唐卡不是普通的卷轴画，像汉地的山水、人物也是卷轴，却从来没有与唐卡混淆过，说明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就是它们的内容。唐卡的表现主题就是佛教，上师、佛、本尊、菩萨、女尊、护法

上师的智慧

藏传佛教对于上师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说，如果佛法是一座金山，上师就是引导你找到金山的路；如果密法是一座宝库，上师就是打开宝库的钥匙；如果佛法是彼岸的圣境，上师就是通往圣境的桥梁。没有上师，在面对浩瀚的佛法海洋时，普通的佛徒像童蒙未开的小孩一样，会迷失方向，找不到门径，挖不到宝藏。尤其是藏密，其修习重于理论的研讨，多以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弟子的个人体验为主，除了少量的经典诵读和理解之外，大多依靠上师的指点、咒语和及时的棒喝，舍乎此，密法修行根本不可能，更无成功的可能性。

藏传佛教中，上师主要包括印度大乘上师、密教上师、西藏上师和重要的译师，等等。西藏各个教派因教法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本派上师，但所有的教派都要求弟子对上师要像对佛一样，他的身体、语言和思想都要全部毫无保留地交给上师（即所谓的三皈依），完全信赖、依靠、听从上师的指导，如果稍有犹疑，不仅会影响自己的信心，更对修行不利。所以弟子对上师修习有信心很重要，上师对弟子慧根有信心也很重要。二者如父子一样完全相应才是最佳的师徒关系。上师教导弟子，弟子不能盲目崇拜上师。在决定皈依某位上师之前，先要考察三年再决定是否拜师，上师也应对弟子进行全面考察，再决定是否收徒。

在西藏众多的绘画作品中，总是将上师画在上方，与佛在同一高度，甚至上师还在佛之上，这就是藏传佛教中上师高于一切思想的体现。

The Fourth Panchen Ngawang Lobsang Qoigy Gyaincain

20th century, Length:70 cm, Width:41 cm

Museum of Tibet

四世班禅阿旺洛桑却吉坚赞

20世纪 纵70厘米, 横41厘米

西藏博物馆

此唐卡与第33页唐卡提要尊者像是表现格鲁派班禅传承系统的两幅作品。本幅唐卡中心形象是格鲁派最重要的上师四世班禅阿旺洛桑却吉坚赞 (Blo—bzang chos—kyi rgyal—mtshan, 1567—1662年)。他出生后藏, 少年出家, 游学拉萨, 34岁时, 以学识出众担任扎什伦布寺 (bkra—shis lhun—po) 的座主。1616年, 四世达赖喇嘛圆寂, 黄教与西藏实力派领导人拉藏汗的矛盾加剧, 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一直受到阻挠。他毅然辞去扎什伦布寺座主, 担任格鲁派核心据点哲蚌寺、色拉寺的座主, 支撑着黄教的半壁河山。由于他治好了拉藏汗的病, 达赖转世最终被认可。他迎请五世达赖到哲蚌寺, 并亲自为他授戒。后又派人阻止蒙古反格鲁派军队入藏, 同时派密使请天山南麓的固始汗入藏护法。固始汗控制全藏以后, 拜四世班禅为师, 并赠予他“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从此, 格鲁派扎什伦布寺这一系统开始使用“班禅”这一称号。此后, 他又重新执掌扎什伦布寺座主, 并获得了后藏的控制权。1647年, 清顺治皇帝正式赐封他“金刚上师”的尊号。在他圆寂后, 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 由此形成了格鲁派第二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如果就转世开始而言, 他是真正的第一世班禅。现在将他称为第四世, 前三世均为追认, 并非转世。

班禅头戴黄色僧帽, 右手说法印, 左手托经卷, 暗示他的佛学造诣。左上角是折上乐王佛。他的本尊神之一, 右上角是他的上师桑杰耶歌 (Sangs rgyas ye shes, 1525—1590/1591年)。左侧圆光中有一弥勒菩萨的化身, 弥勒座前有大成就者和僧人的形象。是他成就后现弥勒像说法的情景。

下方有两位护神, 左边一位是黄财宝天王, 右边是红永保护法。

这幅唐卡以织绣体现绘画题材, 采用18世纪的班禅源流唐卡为底本, 人物和场景表现基本到位, 只是色彩稍逊, 属于民国时苏杭一带的作品。

The picture in page 33 and this Thangka are of the same group of paintings presenting the Panchen lineage system of the Gelug Sect. Central image of the Thangka is the fourth Panchen Ngawang Lobsang Qoigy Gyaincain (1567-1662), the most important religious master of the Gelug Sect. He was born in the Xigaze area and became a monk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learned Buddhist doctrine in Lhasa and became prelate of the Tashilhunpo Monastery at the age of 34 due to his excellence in knowledge. The fourth Dalai Lama passed away in 1616.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hamanism and Tibetan power leader Lhabzang Khan became worse. The search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Dalai was obstructed. He resigned decisively from the prelate position of the Tashilhunpo Monastery and became instead the prelate of the Drepung Monastery and the Sera Monastery - the central strongholds of the Gelug Sect. He was the pillar supporting half the sky of Shamanism. Since Lhabzang Khan was cured by him,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Dalai was allowed. He escorted the fifth Dalai to the Drepung Monastery and initiated him into the monkhood. Later he sent people to oppose the military force of Mongols, which was against the Gelug Sect, from entering Tibet. At the same time, he sent a secret emissary to the sou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 and asked Gushri Khan to protect Buddha in Tibet. After Gushri Khan won control of Tibet, he took the fourth Panchen as his master and bestowed upon him the honorific title "Panchen Bokedor". From then onwards, the designation "Panchen" began to be used in the Tashilhunpo system of the Gelug Sect. He was again the prelate of the Tashilhunpo Monastery and gained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the Xigaze area. In 1647, Emperor Shunzhi of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ly honored him with the respected title "Vajra Master". After his demise, the fifth Dalai chose for him a soul boy, hence forming the second major incarnation system of the living Buddha within the Gelug Sect. In terms of the reincarnation, he was no doubt the first Panchen. He was only called the fourth Panchen because the first three were confirmed subsequently without reincarnation.

Panchen wears a yellow monk's hat, with his right hand in the mudra of teaching. His left hand supports a sutra book, implying his knowledge of Buddhism.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is one of his deities, while the upper right corner contains his master Sangs rgyas ye shes (1525-1590/1591). The circular lights to his left contain the incarnation of Maitreya, before whom there are images of mahasiddhas and monks. It represents the scene in which Maitreya appeared to teach Buddhism after he became Buddha.

The lower part includes two Buddhist guardians, the Yellow Heavenly King of Treasure to his left and the Red Buddhist Guardian of Eternity.

The Thangka's painting subject was presented with embroidering technique. It was based on Panchen's source Thangka paint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figures and scenarios should not be blamed, but the colors are not as good as expected. It i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 works produced in Suzhou or Hangzho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